

はこ
もつりよつ

魍魎

日
京极夏彦

林哲逸/译

KYOGOKU NATSUHIKO

京极堂系列

02

这世上没有不可思议的事，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只发生可能发生之事。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绝版经典”

京极堂 系列作品第二部！

最幽暗深微的人心，最广袤莫测的世间
到底是魍魎之匣，还是匣中魍魎？

第49届
日本推理作家
协会奖
作品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廻廻

もうりょうの
はこ

廻

下

● 京極夏彦
林哲逸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魍魉之匣. 下 / (日) 京极夏彦著; 林哲逸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8044-7

I. 魍… II. ①京…②林…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1960号

策划编辑 储卉娟
责任编辑 闫柳君
封面设计 聂永真
内文版式 尚燕平



魍魉之匣 (下)

〔日〕京极夏彦 著
林哲逸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255,000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044-7/I·586
定 价 29.00元

« *Mouryou no Hako* »

Copyright © Kyogoku Natsuhiko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本书译文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步文化事业部授权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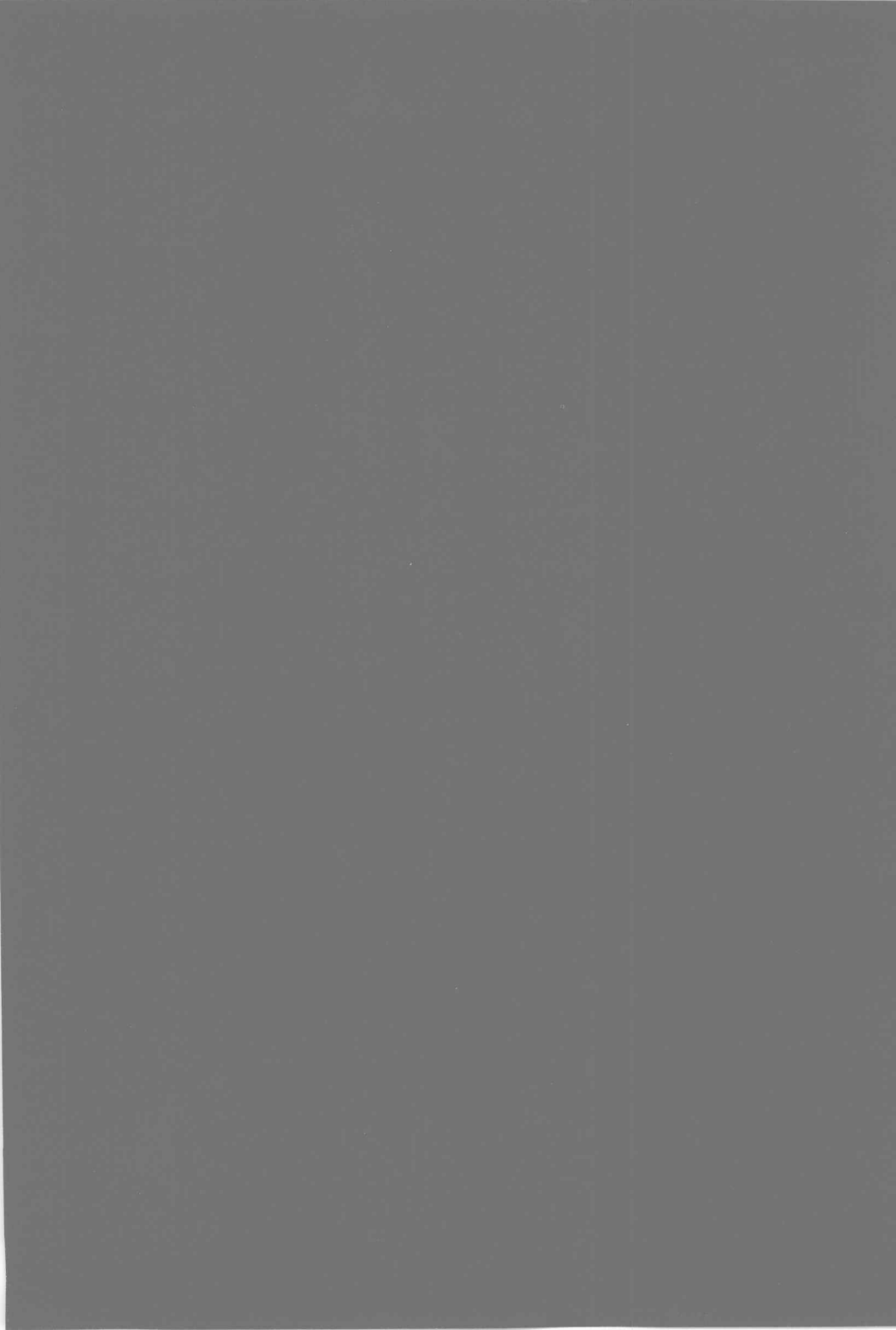
|| 下册目录

魍魉之匣（下）	001
---------------	-----

解说 / 卧斧

匣盖未启之前，魍魉究竟为何？	413
----------------------	-----





真不知榎木津的驾驶技术该算高明还是差劲。若是只论技术方面他确实更胜于常人，可是开起车来依旧粗鲁。让他开起悬吊系统几乎失去作用的冒牌达特桑跑车，坐在前座的我感觉就像犯人受到拷问，屁股被打好几大板一般痛苦。

而且更叫我无法理解的是，视力显然不佳的榎木津，为何得以获准驾驶？

总之，榎木津的心情好极了。他大概是本次事件相关人士当中心情最好的一个吧。

若问为何——因为这个不负责任又毫无常识的侦探很轻易地就卸下了原本肩上的重担。明白地说，他已经在开始进行调查之前就先放弃了柚木加菜子的搜索。

昨天——招待突然来访的木场进房后，京极堂要求我们先行离开。他的行为仿佛想隔离我们与木场一般。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京极堂说——只要听完木场的话就应该就全部知道了，所以我们当然也有权利知道结论。

面对我的反对，京极堂如此回答：

“关口，这次的事件恐怕并没有你想像中的那种连续发展。这些乍看之下彼此关联的几个事件之间完全没有关联。只要执着关联性就无法看出事件的整合性，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想太多，分别追查各个事件。听过木场大爷的话所得到的结论改天必定会向各位报告，时间由你们决定即可——”

我个人很希望一起听奇妙事件的当事人——木场修太郎的体验

谈，但榎木津与鸟口并不反对京极堂的提案，迫不得已我也只好接受。

但面有难色的反而是木场本人。

木场以具相当魄力的粗厚嗓音叫骂起来：

“京极你这混蛋家伙，老子可不是来找你商量也不是来闲话家常的。我来是有话要问坐在那里的关口。喂！关口，你的——”

“大爷。”

京极堂静静地一喝。平时木场并不会怕这种程度的威吓，但京极堂紧接着说的意义深远的台词却让豪杰刑警有点退缩。

“现在听我的话是为了你好。”

“什么意思。”

木场把原本就细小的眼眯得更细了。京极堂手摸着下巴，静静地

想说：“想跟他们交换情报，是不可能不提——大爷你为何在思过中还如此积极，不，为何不顾被罚闭门思过的危险却仍执意要进行危险行动——这项理由的。如果你觉得无妨——那我也无所谓。”

木场沉默半晌。

“京极，你——知道些什么？”

“别担心，在场三人知道的情报我全都听过，我会清楚地交代给你知道。恐怕目前的阶段下，我是最能明白说明这些情报的人吧。”

木场默默地坐下。

我们这群人则交替似的起身离座。

我实在不懂为何我们不该在场，也不懂京极堂对木场所说的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也猜不到木场会说些什么体验谈，也不知京极堂又该如何把榎木津听来的柚木阳子的可怜过去告诉他。

接着——京极堂送我们到玄关，在榎木津耳旁小声地说：

“榎兄，我仔细思考过了，我想你的侦探工作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我看柚木加菜子是找不到了，或许放弃会比较好。”

听到这话的瞬间，榎木津的表情立即开朗起来。

他很轻易地就放弃了柚木加菜子的搜索。

这就是榎木津心情好的理由。

我们在被京极堂赶出门后，稍微讨论了一下今后的方针。

结果决定鸟口继续负责追查御筥神的底细——如教主的家人、最初的信徒等，我则与榎木津——一半是情势使然——决定去拜访楠本家。但此行的目的乃是为了与身为御筥神信徒的楠本君枝见面，了解她女儿赖子是否有成为新的分尸杀人的受害者之可能性。

而非为了寻找柚木加菜子的线索。

榎木津究竟打算该怎么履行与增冈的约定呢？放任不管难道不会令他父亲丢脸吗？虽然是多管闲事，但我很在意这件事。只不过榎木津本人对我的挂心一点也没放在心上。侦探一发现停在晕眩坡下空地的那辆赤井书房社用车，立刻高举双手欢呼，死缠烂打地拜托鸟口，要他在调查期间车子借他使用。鸟口一说答应，榎木津立刻宣布：

“这是，我的！”

那之后他的心情更好了。

我与榎木津以及鸟口没事先知会主人便决定三天后在京极堂会合，之后暂时分道扬镳。

然后过了一晚，也就是今天。

我与榎木津两人正在前往楠本家的路上。

就算见到楠本君枝也没什么用，而是否真能有效防止犯罪也值得怀疑，但我们也想不到有什么其他好法子了。

京极堂肯定知道些什么内情，这点毋庸置疑。他有事瞒着我们。公开他所知的岂不是更能朝事件解决的大道迈进一步吗？那么——为何保持沉默？

难以理解。

柚木加菜子的绑架事件、武藏野连续分尸杀人事件、封秘御筥神。这些难道不是一个巨大事件的某一面相而已吗？散见的几个事实之中包含了充分的暗喻，足以使人产生这般疑惑。而握有谁也不知道的情报的京极堂应该已经从这几个面相之中见到了事件本体的原貌。对木场说的话与对榎木津的建言，想必都是基于这个原貌而来的吧。

我向愉快地握着方向盘的榎木津征询意见。

“不知道京极堂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出去喔？他到底知道些什么？木场大爷为什么一听他那么说后就变得很顺从？不方便让我

们知道的理由是什么？有太多事我都不明所以，榎兄你的意见如何？”

榎木津仿佛侮蔑我似的扮出鬼脸，一脸觉得麻烦地说：

“你还是一样迟钝啊。小关，你就像只乌龟，你这只乌龟。”

“你回的是什么话？我可不是在问你对我的感想。”

“阿龟，你为什么连京极堂叫我们先回去的理由也不懂啊？木场修他啊，当然是对那个，叫美波绢子是吧？对那个女人一往情深啊，热烈得很咧。”

“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对男女情爱之事确实有点迟钝，但只凭那么点情报为什么就能导出这个结论来？我看并非我太迟钝，而是榎兄以小人之心作了过度揣测吧。榎木津带着瞧不起人的语气继续说：

“要不然那个傻子怎么可能主动参与会危害自己立场的事件。你没看到他那张脸？那明显就是心思细腻的笨蛋烦恼了好几天的成果。那个粗犷粗心又没神经的肌肉男，居然会有如此纤细的烦恼，真是笑死人了。光看警察写的报告就看得出木场修那家伙有多么热心参与这个事件。那家伙没女人缘，别说被人喜欢，连怎么去喜欢人也不晓得，所以才会以为只要一股脑地努力就能获得成果吧，真笨。”

“会不会说得太过分了点？他是你的老朋友啊。”

“还是青梅竹马呢。”

榎木津照样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木场其实不似外表那么粗心，也不是榎木津所形容的莽撞之人。至少我这么认为。只要跟他来往过，很容易就会发现他的慎重与略嫌神经质的个性。

只不过就算他并非这种类型，也常配合周围的人对他的刻板印象来行动。这时便很难判断他真正的想法是属于哪边。不过不管如何，我也还是注意到他的性格可说是那种所谓的纯情男子汉。

那么，如果木场真的迷恋上柚木阳子的话——一旦知道思念的人不为人知的过去，他究竟会怎么想？

京极堂要我们先回去，就是顾虑到这点吗？

心情变得很复杂。

“京极堂——不知道会怎么跟木场说？——我是说那个，阳子的过去。”

“让他来转达至少比你或我来好得多啊。别担心，又不是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三十好几的男子汉大丈夫也不可能真的跟人商量起恋爱烦恼的。而且京极在这方面的说话技巧高明，一定会好好转达的。只不过木场真是个伤脑筋的家伙，真是笨蛋。”

要说伤脑筋的家伙，我看我身边的这个驾驶更胜一筹吧。

正想开口揶揄时车子停了下来。

“楠本家在哪边啊？阿龟，把住址拿出来。”

我拿出那本名册，告诉榎木津详细地址。

这时我注意到，我昨天带名册到京极堂去时是放进纸袋里的，可是今天却是直接带出来。看来我把纸袋忘在京极堂了。纸袋里除了名册以外好像还放了什么。

“啊，是‘匣中少女’。”

“小侠女？阿龟你在说什么？”

我原本就是打算让京极堂过目才把小泉寄来的久保新作的排版稿带去，结果忘记从纸袋中拿出来，直接摆在那里了。京极堂多半会检查内容吧，反正原本就是要带去给他看的，这样也好。

“怎么回事，这一带没什么路标，路好难找。方向好像不太对。”

榎木津哼着歌转动方向盘。

“阿龟，我今天可是刻意为了你才跑这一趟的，所以别愣在那里，快帮我认路嘛。”

“说什么鬼话，为什么是为了我来啊！”

“因为我早就没事啦，我已经放弃找小女孩了。”

“我才刚想问这点哩。我是不知道京极堂凭什么对你那样说，可是榎兄这么轻易就放弃真的好吗？你打算怎么向对方报告？”

“就说‘找是找了，没找到’不就好了？”

“可是你钱都拿了啊。”

“这是必要经费，他自己说有多的也不用还啊。”

“那令尊的立场又该怎么办！”

“我老爸大概连打过电话给我这件事都忘了吧。”

不愧是榎木津的父亲。所以说，他打算报告自己束手无策吗？可是京极堂又为什么会说那种话？

榎木津大声叫喊：

“就是这一带。阿龟！我们到了！”

总算到达了。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我一点计策和准备也没有。

增冈的数据与清野的笔记，我手中有这名即将与之会面的叫做楠本君枝的妇人的基本情报。资料上说，她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制头师傅。就我所知，女性制头师傅应该是很稀奇的才是。

听说人偶工匠这种职业的学徒很辛苦，但技术好的话也能很快独当一面。资料上说，她特别擅长制作的是人偶业界中的所谓三月物〔注〕——女儿节人偶。

是间小房子。

楠本家位在三岔路的一角上，因此两边都面对着马路。这是间木造平房，靠马路侧有低矮的木板墙，墙内有片勉强能称之为庭院的小空间。院子里种着干巴巴的柿子树，高度只略比平房屋顶要高些。与隔壁房之间，隔了一小段距离，加上隔壁房子又是两层的楼房，生锈的铁皮由瓦片屋顶的对面露了出来。另一边则似乎是片空地。

由于缺乏比较对象，所以一不注意容易搞错规模，令人错觉这是建筑模型中的迷你屋。

大门紧闭，有如被罚禁闭的武士之家般钉上了十字木板。但还不至于密不通风，看得出钉得很草率。

沿着木板墙绕一圈，空地方向有个后门。房子里静悄悄的，没人在吗？

“喔喔！在过年啊。”

门上装饰着注连绳，又不是神社，无可否认地令人感到不合时令。

敲了两三次门，没人响应。

“没人在吗？”

没人在比较好，反正见了面也不知该做什么。

“可能只是假装不在。怎么办，阿龟，要不要强行突破？我来把门踢破好了？”

榎木津抬起脚，轻轻踹了下门。

“别这样，下次再来吧。”

要是答应，榎木津肯定会很高兴地把门踢破。

“还要再来一次很讨厌啊，我们先去别的地方消磨时间好了。我想到了，阿龟，我们去咖啡厅吧。虽说跟你约会叫人很不愉快，不过别担心，我来请客，用侦探的经费。”

真是个过分的家伙，不过我也想不到其他好办法。把那台冒牌达特桑跑车停在后面空地后，我们朝着连是否有也不确定的咖啡厅出发。

只不过由这附近的街景看来，难以相信会有咖啡厅，到处是空地。

走个几步之后见到一间落魄工厂。

注：三月三日为女儿节，有女孩子的家庭习惯摆饰人偶来祈祝女儿的成长与幸福。

“木场修也住在这个小镇吗？真是乡下地方。”

榎木津边踢竖立在工厂旁的电线杆边说。

“啊，有咖啡厅。”

明明视力不佳，观察力却意外的敏锐。定睛凝神朝他指的方向望过去，确实看到了一家名曲咖啡厅〔注一〕。

大约位于三百公尺远的位置，店名叫做“新世界”。

异于豪华的店名，店本身的装潢相当穷酸。打开涂成红色、没什么品味的毛玻璃门，里头传出声音嘶哑的莫扎特。

“这家店品味怎么这么糟啊。播这种音乐客人不用一分钟就睡着了。来这里商量公事的客人肯定会举手投降的，对吧阿龟。”

榎木津似乎很讨厌古典乐。

“榎兄的坏毛病就是老是以为大家都跟你的想法一样。另外也请你不要叫我乌龟好不好？”

采光不佳的店内十分昏暗，空间还算宽敞，而且客人也出乎意料的多。

没有店员过来招呼，我们得自己找到座位。

榎木津漫无目的地向前走，见到空位就坐了下来。这种照明之下，榎木津看起来就像石膏像里的赫尔墨斯〔注二〕。只要不说话、不活动，肯定很受异性欢迎吧。家世与容貌都好得无话可说，却年过三十还没结婚，肯定是又说又动的缘故。

结果我这么一想，榎木津居然真的不动了。原本滔滔不绝的贱嘴也闭上了。女店员来拿点好的菜单时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只是盯着我的方向看。但他并不是在看我。他两只大眼放空，却又一动也